



史記十三冊 宋列明印本

第十二

卷一百二十 傳第六十

存六葉 至八

卷一百廿一 傳第六十一

十葉 全

卷一百廿二 傳第六十二

十八葉 全



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
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
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
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
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
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
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
容。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
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

節不美。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
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
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
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
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
用過之。黯編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
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
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曰。益甚。居無何。
匈奴渾邪王空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
從民賞。為民設。置馬。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

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驛民乃肯出馬日匈奴時
三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
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漢邪至買
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
圖未夫官軍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
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
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
函獲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
能殫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
之警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

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

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

其法一也續曰無傳出入為闌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

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符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

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
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
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
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
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
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
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
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揅
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
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

後。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請

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月一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

卒。徐廣曰。元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

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

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

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

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大信。王宏。宏亦舟至九卿。然

衛人仕者。皆嚴懼。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白當時父嘗為西

諸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與

不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

若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厄服虔曰

之將變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

沈休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費

以請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且常

心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

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

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

為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所

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廢又不治其產業

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

管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

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

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

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

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上曰吾聞鄭

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

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

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傲人

徐廣曰一作入二云賓客為大農儻人儻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駟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舉較任儻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之者

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設其事莊以此陷罪

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

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庶

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

後家無餘貨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

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

則否况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邾一作邾始翟公為

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

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罵其門曰一死一生乃

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汲鄭亦太悲夫

汲鄭列傳第六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

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

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

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

政由強國。故孔子闕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

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

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

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

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傳鄉相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
 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
 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
 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
 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
 學者濁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
 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
 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
 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

涉博也

孫名廣字孔子八世

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

夫驅瓦合適成

音丁索韋反適旬月以王楚不滿半

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

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

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藉舉兵圍魯魯中

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

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

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

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

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

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違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

齊。自董仲舒。及置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

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封。以平津

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

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

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

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

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

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

議。漢書曰。官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

表孔臧也。

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平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正學。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學。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祭可者。當與計偕。請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

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無。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曰謹。按詔書。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巨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執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丞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比百石。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撰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

自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

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

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徐廣曰：楚

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王戊立。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戊不好學，疾申公

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胥靡，刑。申公恥之

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

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

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

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

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

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其事，乃言師

申公於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時

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

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至

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實太后

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

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

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

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

安國為博士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

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隱索

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禮也徐偃為膠西中尉

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為膠東內史其治

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

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

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

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

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

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

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

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

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

及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

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

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

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

殺者實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且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袁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

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徐廣曰：意。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賁音肥。索隱曰：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

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貨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貧，弟子造食也。及時，時間行備，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

注：公羊灼烹為養。案有廝養及時時間行卒廝掌馬養造食也。

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封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

是矣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尸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也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

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大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本於楊何之家董仲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

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

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建元六年索隱曰漢書以為遼

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

諸生示其書有刺譏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

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

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

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

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

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素聞董仲

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

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

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婦教授

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

義卒用董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

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温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

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

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

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

十一 監生孫魯馬

官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孔安國曰免苟免也

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何晏曰格至也老氏稱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

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

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

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

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

而為園

漢書曰音義曰舩方

斷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

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

在此

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

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

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

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窳成之屬

郅都者揚人也

徐廣曰屬河東

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

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

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

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

一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

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

氏

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病也

宗人三百餘家豪得二千石莫能制

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瞞氏首

惡餘皆服栗

徐廣曰脚戰搖也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

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

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

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

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

於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

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誦
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
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
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
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
之官得以便冝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
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
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
竟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
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

徐廣曰寧一作審

穰人也

徐廣曰屬高陽

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東溼新

徐廣曰一無此字綱案章昭曰言急也

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

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
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
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
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
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
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
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

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心賈不至千
萬安可比人乎乃貴昏曾破田千餘頃假貧民役
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
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

姓周陽氏

徐廣曰侯五年
孝文六年除國

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

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
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
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
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

伎

漢書音義
曰堅伎也

司馬安之文惡

漢書音義曰以
文法傷害人

俱在二千石

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徐廣曰漢書
作馮伏者載

由後為河東都

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

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

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魯人

徐廣曰屬
扶風音台

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

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

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

漢書
音義

曰禹持文
法深刻

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

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

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

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

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

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

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鞠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并取鼠

與肉具獄磔堂下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

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

吏父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

周陽侯嘗繫長安湯領身為之韋昭曰為之并後及出為侯大與

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

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

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武安侯為丞相

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

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

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

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

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

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

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

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

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始

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與長安富

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

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

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

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奏讞疑事必豫

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

令韋昭曰在板絜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徐廣曰應一作兼鄉上

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青

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材曰主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非常釋聞徐廣曰詔

也如今制曰聞矣駟案瓚曰謂常見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

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

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

所欲釋與監史輕乎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

下戶羸弱時口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乎也

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

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

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

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更多為爪牙用

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

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
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瓜牙臣
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
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
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元
仲一年會日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
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後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
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
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鉅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
以誅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
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

其生騷動縣官所興米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
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
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
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
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
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
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住
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
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
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

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
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
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
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
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
吏曰能於是上遣山木郭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
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
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甲所
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
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

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陽者不能為地湯有
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茲事
事下湯湯泊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
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
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
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
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
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
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官湯之別也主酒湯
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

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
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
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陸以送死承
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
何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其
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
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
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
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
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

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

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莊上

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

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矩漢書音義曰長

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出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

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

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

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首義曰左蓋左也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宣

蓋左也

功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事
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吾
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
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
蘇林曰簿責金
簿之簿卷言金
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具上使趙禹責湯禹曰
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
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
何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
受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
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不滿五百金皆初得

奉賜無他業昆弟誥子欲厚葬湯毋曰湯
子大臣被行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
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毋不能生此子乃盡棄其
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
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
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更
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温舒等後
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盜有罪
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敖公俱攻

為君手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縱有姊姁以醫醫幸王太后王

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

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補上

中令治敢行少蘊籍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籍也縣無違事與

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言威以

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

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

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

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凌墓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

大夫弘曰曰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

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號曰寧

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大

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

縱氣威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

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三姓大族南陽吏民重

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

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

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

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

鞫曰為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枉桎錮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

罪經鞫相贖餉者二百人為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解脫死罪盡殺也

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仇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

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

擊毛執手為治徐廣曰執鳥為將擊手後會五銖錢白金起

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

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

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

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

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

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

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徐廣曰至

冬楊可方受告緡緡音昭曰人有告言不緡者出緡者可方受之縱以為此亂民部

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

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棄縱而後一歲

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少時椎埋為姦徐廣曰椎

之或謂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

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

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

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

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
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捨遺上
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
家及往九月而至今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
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
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
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
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
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
失之旁郡國 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

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

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

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

曰一云麻成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

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尹齊

者東郡在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

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

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

益凋敝尹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

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

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平六為吏

漢書音義曰王夫若三大夫帝軍用不足今民出錢數為

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

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

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

為荀子塹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曠無人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

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宅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

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

用為方略史奇察盜賊惡少年投鉅徐廣曰音項器名也

言言安效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以牧

盜賊溫舒為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

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

舞文巧詆下戶之猾音煎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

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

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

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

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

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入溫舒請覆中

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徒為右內史

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

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詔徵豪吏温

舒匿其吏華成及有變告温舒受負騎錢他女

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

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

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

數歲尹齊亦以淮湯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

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婦

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歛恐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

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

而吏民亦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

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

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

庫兵釋死罪縛人亦有姓假者也各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

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

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

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

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

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死亡復聚黨阻山川

者往往而羣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

弘治三年 川傳六十二 十五 馬生孫魚

也命亡逃也

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

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

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

賊竄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

徐廣曰詐為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佞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

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官

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

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

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

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主自部

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

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

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

信漢書曰成信宣更

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吏卒

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

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

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

失亡

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

所論殺其甚衆奏事中上意

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

放然重違外寬內深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宣為左內史周

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

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

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

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

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跡為令當時

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

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

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

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

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

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

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

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

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

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

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六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基於王

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

父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些言累數巨萬矣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

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
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
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
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
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
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略教導禁
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
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
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辟推減徐廣曰一作咸河東褚廣妄
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執鳥水衡閻奉扑擊賣請

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禁
暴不止姦偽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倉鷹側
視舞文巧詆懷生可恃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金

三

十

